

有画意的小说

苏北

我读汪曾祺小说《鉴赏家》，里面写的季四爷季菊民，我就想起汪先生本人。

汪先生是有画名的，他也想做一位画家。他父亲就是一个画家。他十九岁去考西南联大，汪先生曾说，如果考不上，他就准备去考国立美专。可是汪先生考上了，要是考不上，他就会上美专去，也许中国现代绘画史上会多一位大师。

《鉴赏家》的情节很简单，讲一个大画家和一个送果子的小贩的故事，它也是一个关于知音的故事。我们都知道俞伯牙与钟子期，一个弹琴一个听琴，演绎出一曲“高山流水”的深情。叶三虽然是一个水果小贩，但他懂季菊民，懂他的画。季菊民画画从不让人看，但他可以让叶三看，叶三对他的画的赞赏，都是季菊民自己得意的地方。季菊民画错了荷花，叶三指出了出来，季菊民就重画一幅送给叶三，有时季菊民给叶三的画不题上款，让叶三可以去卖。叶三说，你的画我都不卖。果然叶三死后，遵照他的遗嘱，他的儿子把季菊民送的画全部作陪葬了。

汪曾祺先生是懂中国画的。他写

这篇小说也是向宋元之后的中国文人画致敬(他对中国古代的许多画家都了解)，也将他对中国水墨的理解倾注在了文中(包括技法)。比如写季菊民画墨荷、画紫藤，这些汪先生都画过，比如“紫藤里有风，花是乱的”，汪先生自己就画过许多这种乱花的紫藤。

汪先生在美国爱荷华访问期间，曾有一个题目为“我的创作生涯”的演讲。他谈到中国文学与绘画关系时说，有些人说他的小说是诗化小说，他倒是希望有人说他的小说是有画意的小说。

这真是汪先生希望的，事实也是如此。汪先生的作品里确实充满了画意——中国水墨精神，中国画的留白艺术。

他在美国还看一些艺术馆和博物馆。在波士顿博物馆他看到一幅宋徽宗摹张萱的《捣练图》，佩服无比。他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这幅画，说，“那一根线，那么长，一笔画下来，我恨不得给它磕个头”。在小说中，汪先生写季菊民画墨荷参用了张大千，说“他画的荷叶不匀筋，荷梗不点刺，且喜作长幅，荷梗甚长，一笔到底”。这都是汪先生自己的经验之谈。



紫藤

(国画)

吴冠中

选自中华艺术宫(上海美术馆)“中国式风景——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展”

笔会

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耳听八方

一个个人主义者，在全球化发展到极致

李皖

周末，在武汉博纳影城，看电影《泰勒·斯威夫特：时代巡回演唱会》。IMAX大银幕，足有半个足球场大，我却几次睡过去。这几天实在太累，如此疲倦的情形，就像是凌晨还未下班，被迫盯着报纸大样，或抱着本儿书，眼睛瞪着，似乎越看越进入，却进入了梦境。斯威夫特的超大影像还在眼前闪烁，我却渐渐失去知觉。也不知过了几十秒，又乍然惊醒，斯威夫特重新透入双眼，又活现在大脑中。

据报道，斯威夫特的这部演唱会电影，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，在北美、欧洲乃至南美和大洋洲，造成了现象级的轰动。观众在电影院里跳舞、唱歌、挥手和欢呼，仿佛这是在现场，是一场真正的演唱会。但在我生活的武昌这一带，这部电影排片很少，现场也安静。我经常去的3家影院，只有1家上映。方圆3公里内共有8家影院，虽然是大学区，年轻人扎堆，上映的也仅有3家。这些影院自元旦开始排片，每天每家排两场。我看的是八点半场，几百个座位的偌大影院，除了我们夫妇二人，另外只有两个观众。

泰勒·斯威夫特(Taylor Swift)出生于1989年。从2006年，我开始听她的第一张专辑，时间已过去17年。这17年间，她从一个唱乡村歌曲的城市小丫，成长为世界上最畅销的音乐家，共卖掉了5000万张专辑。这是在专辑走向没落，音乐碎片化，大唱片公司和超级明星无一例外都被敲响了末日警钟的情况下。以《泰勒·斯威夫特：时代巡回演唱会》的上映为标志，斯威夫特更进一步成为这个流行星球上的头牌。在演唱会电影票房、演唱会收益、音乐奖纪录等几十项数据上，斯威夫特超过了“猫王”，超过了迈克尔·杰克逊，超过了麦当娜，超过了芭芭拉·史翠珊，超过了她所敬仰的乡村音乐历史上的“众神”。她不断成一项项纪录的“史上最年轻者”，又不断成一项项指标“史上最高的”，这持续刷新美国纪录、世界纪录的势头至今仍未停止，还可能在将来继续。纯粹以统计数据衡量，她已经是具有史上以来地球上最大的流行歌手，超过了之前曾有过的超级明星。据《福布斯》估计，截至2023年10月，斯威夫特的净资产为11亿美元，这使她成为史上第一位“仅凭歌曲和表演”获得十亿富翁地位的音乐家。

“时代巡演”(Eras Tour)从2023年3月17日开始上演，每场时长三个半小时。不同于新专辑宣传，这是一场涵盖了她的过去17年所有10张录音室专辑的巡演，包括44首歌曲，横跨五大洲，演出151场。迄今，它已经创造了超过10亿美元的史上最高巡演收入。全部巡演预计于2024年12月8日结束，届时会创出一个什么样的纪录来，目前还无法预估。电影《泰勒·斯威夫特：时代巡回演唱会》，是摘取了2023年8月3日至5日在加州英格尔伍德的索菲亚体育场(SoFi Stadium)的三场演出，加以剪辑而成。尽管删去了5首歌曲，电影仍有惊人的2小时49分钟时长。

这部电影，基本上是演唱会的复制品，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演唱会纪录片。全场没有一个场外镜头，没有一秒不是出自演唱会的实况。全部的电影，就是演唱会从倒数13秒开始，一直到演唱会在焰火中结束。没有机会去现场的听众，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处，或可以从这部电影，观看到这一场演唱会，当然，是摄影机提供的视角。但已经有评论说，这是更优越于演唱会的视角，影片在这些方面超越了现场。由于剪去了歌曲间的过渡，各曲目之间无缝流动。由于镜头到处都是，演唱会耀眼的光华以及可能被忽视，但实在不该被忽视的细节均被突出；包括斯威夫特姣好的身材、

亮丽的服饰、充满活力的演唱、纤毫毕现的表情；也包括可能会被斯威夫特的表演掩盖的15名舞者、4名女伴唱和6名乐手的最佳时刻，他们有一些最佳时刻，也有一些最佳角度，摄影机让你注目于这最佳时刻，处身于那最佳角度。

这确实是场2020年代的演唱会。我注意到，它有史上最大的室内规模：7万至10万观众的体育场，21世纪最大的舞台、最高端的技术和最昂贵的布景设计，只为了博取一时之乐。高科技投影机、激光器、烟火装置、造雾机、火炮、五彩纸屑发射器、人工降雪和液压平台，3小时的白日梦，转瞬即逝。舞台深入，具体尺度无法凭视觉估出，凭经验——最大纵深起码60米，均由数字显示屏组成，舞台本身也是投影屏幕。整个舞台，又由三个独立舞台组成，以宽阔的坡道连接：包括一个带有弯曲巨幕的主舞台，一个菱形的中间舞台，和一个与坡道形成T形的矩形舞台。主舞台和中间舞台，都有可升降的移动块，在演出中升起，即形成舞台上的舞台。据报道，巡演舞台概念被描述为4D体验，“以世界构建(worldbuilding)为中心”，从中衍生出多种风格，以传达斯威夫特各专辑的不同情绪和美学。

有美国评论者称赞说：“时代巡演”是“有史以来最雄心勃勃、最壮观、最迷人的体育场流行节目之一”。我也注意到了，斯威夫特似乎超越了人类所能的体力：三个小时又跳又唱，直到最后，却仍保持着让人可与录音室录音媲美的绝对音准。这似乎可产生全球性轰动，发生在一个流行音乐巨星在权力巅峰的时刻。

专业歌手的专业，确实能给人带来信服，却并不是能带来艺术上巨大成功的根本力量。演唱会的技术奇观、制作奇观、视觉奇观和声音奇观，固然能引人蜂拥入场，却也并不能产生全球性轰动，诞生“有史以来最大的现场表演者”。这惊人的成功，那巨大力量的源泉，只能是源出于泰勒·斯威夫特这个人，这是很浅显的道理。

但是吊诡的是，尽管这场巡演以“时代巡回演唱会”命名，并且，概念上以十幕“时代”将演唱会分成十个剧幕，但是它并没有时代的含义，只是指认斯威夫特不同阶段的专辑。再进一步思考，作为超越流行音乐众多时代人物的时代人物，斯威夫特似乎没有时代意义的内涵，她无与伦比的“伟大”，似乎只能以排行榜纪录、以财富数据表述。退一步想，作为超越明星中的超级明星，斯威夫特不像她的诸多前辈，拥有超越性的天才嗓音或惊人天赋，她似乎更像是普通歌人。

斯威夫特14岁开始写普通歌曲创作；2006年，也就是她17岁时，推出了第一张专辑。要说什么特别，这算是一个——“斯威夫特进入了一个从未开过的市场——听乡村音乐的少女。”我觉得，这个市场也还要加上部分的少男。但这也不算非常特别，少女乡村歌手，她既不是第一，更不是唯一的一个。不过，《乡村周刊》(Country Weekly)的评论家克里斯·尼尔(Chris Neal)认为，斯威夫特比之前有抱负的青少年乡村歌手更好，因为她的“诚实、智慧和理想主义”。

斯威夫特18岁以前的经历，有两处很打动我：一处是，早在11岁时，她似乎就认定了要追求乡村音乐，而要实现这个目标，她觉得必须搬到纳什维尔。后来，果真，他们一家搬到了这个乡村音乐之都的附近。再一处是，她14岁时，毅然离开了她最早签约的RCA唱片公司，因为公司用心不够，“剪掉艺人的东西”，她担心签署的协议可能会耽误她。在一次回忆中她说：“我真的觉得我的时间不多了。我想在专辑中捕捉我生命中的这几年，它们仍代表我正在经历的。”14岁啊，斯威夫特就这样有紧迫感，用艺术表达当下真实的急切用心。

斯威夫特和她的父母，他们一家，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家庭团队——她最亲近、最信任的艺术创业团队。少年时如此，到现在也还这样。在这个团队中，斯威夫特并非单方面受保护、被支配的孩子角色，而是充满个人意志的一分子。而她的父母角色，有着不可或缺的助力，实际上他们一起参与创造，一起做决定。比如，在她11岁时，她的母亲和她一起前往纳什维尔参观唱片公司，并提交她演唱的样带；在她14岁时，她的父亲调到美林证券的纳什维尔办事处，全家搬到了田纳西州；在她16岁时，她签约刚组建的大机器唱片(Big Machine Records)，她的父亲以12万美元购买了该公司3%的股份；最近的这一次，电影《泰勒·斯威夫特：时代巡回演唱会》上映，她的父母与AMC院线的首席执行官谈判，达成了不寻常的协议，打破了电影发行的固有路径。

2006年，泰勒·斯威夫特推出个人同名专辑，全是乡村歌曲。2008年专辑《无畏惧》(Fearless)，踏入乡村流行音乐。2010年专辑《现在就说》(Speak Now)，融入了摇滚乐。2012年专辑《红》(Red)，尝试了电子风格。2014年专辑《1989》，风格变成合成波普(syn-pop)。2017年专辑《名声》(Reputation)涉足了嘻哈(hip-hop)。2019年专辑《情人》(Lover)拥抱了流行乐。2020年专辑《民间传说》(Folklore)和《永远》(Evermore)完成独立民谣/另类摇滚转型，斯威夫特变成了作者歌手。2022年专辑《午夜》(Midnights)，这位民歌歌手和摇滚歌手，变得更幽暗、更黑色、更深邃。

泰勒·斯威夫特的17年，展现了她的成长，这是非常健全的成长。随着年龄渐长，她的眼界日益开阔，她的心境逐渐复杂，她的艺术知觉日益深刻。我不认同有的评论，认为她在施展“诱饵计”，说她“在肥沃的乡村土壤中扎下根，然后转向流行音乐”；我也觉得说她“拒绝被束缚”的观点失真，是一种过于美好的想象——好像她不断地要寻求突破，以致从乡村宠儿蝶变为流行音乐常青，又避开流行选择另类，成为民歌和摇滚乐界新晋的讲故事高手。

斯威夫特的成长非常自然，是人生的真实进程。若说这个时代人物身上确实有什么时代意义，那么这个时代意义的密码，就隐藏在其中：她是90后和00后的代表，她与他们一起成长，被90后和00后视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彼此有着共同的成长基因和相近的价值观。

斯威夫特没有深刻的历史感。不同

于上几代人，内心是多种价值对立交战的战场。基本上，她和她的同代人，生命感悟都在个人生活层面。即使有矛盾和重压，这矛盾和重压，也基本上都在个人层面。

——她是女性主义的表达者。继承了乡村音乐中最早从基蒂·韦尔斯(Kitty Wells)那里流出的传统，斯威夫特的女性形象愈加自然健康。“时代巡演”中她常常穿得很少，将身体大片裸露并且紧身，像是把泳衣时装化，但是，却不是男性视角下的性感女郎形象。电影极少有镜头表现粉丝崇拜，偶尔摇向观众席，更多是女性同龄人的欣赏视角。唱《男人》时，很显然，她渴望权力和力量，却并非变成男人，也不凌驾于男人头上，而是反对性别上的双标，与男性平起平坐。她谈恋爱，但不早嫁。她频频约会，更换不同男友，这一点正表现得跟男明星一样。在爱情中她姿态温柔，柔情万种，有时祈求，一点儿不以此里的地位“不平等”为羞。

——她是社交网络时代的明星。她的歌曲多是自传性的，其中大部分都是情歌。在社交网络时代，艺人生活变得半透明，生活与自传彼此嵌入，或遥相呼应，网传与歌曲成为互文，这增大了歌曲中那种真实的自我裸露，增大了这种裸露的魅力。从小女孩到少女，从少女到女人，从女人到成熟女人，她的歌曲，连带着社交网络的话题，很好地表达了她的生活和情感，并与粉丝之间建立了友情，形成了彼此暧昧不明又心照不宣的秘密共享，仿佛说者惟有他们之间才懂的亲密语言。

——她的许多情歌，都是普通女孩视角，都是普通人视角。《你属于我》(You Belong with Me)、《爱情故事》(Love Story)、《无所畏惧》、《残酷的夏天》(Cruel Summer)、《着魔》(Enchanted)、《柳》(Willow)、《别怪我》(Don't Blame Me)、《一切太清楚》(All Too Well)……也应包括《贝蒂》(Betty)、《八月》(August)和《你只能靠你自己了，孩子》(You're on Your Own, Kid)，这些歌揭露了她的脆弱，她的哀泣，她对所爱之人的仰望。在爱的时候，都是普通人，都很卑微，姿态低下，低入尘埃。这里有让大多数人共情的力量。

——作为名人，她有诸多情史，但每一段情史都有刻骨铭心之处。《美国民歌小姐与伤心王子》(Miss Americana & The Heartbreak Prince)、《残酷的夏天》、《情人》、《……准备好了吗?》(...Ready for It?)、《微妙》(Delicate)、《22岁》(22)、《我们永远不会再在一起》(We Are Never 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)、《空格》(Blank Space)，她坦然说出这些故事，半真半假，让你想到网上曾有过的议论和八卦，但她从不以游戏的口吻谈论它们，而是怀着深情。她唱爱情的甜蜜，也唱爱情的设计，唱感情的失败和痛苦，那里有人生的各个侧面，有个人的完整人格。不管结局多失意，往往都还有适度的明亮。这些歌曲在具体情绪和感情深度上有深刻性，也都不一样，因此有丰富性，不仅是情史，也像人类的各种恋爱样本。后来，她的故事变成了虚构故事，虚构里往往带有回忆的折射和反刍的光

晕，让人想起她自己曾有过的一段段(《午夜雨》[Midnight Rain]、《主谋》[Mastermind])。这时她成为有魅力的作家，后期故事愈加引人入胜，如小说一般精彩。随着她的成长，她从“邻家少女”“美国甜心”，变成风情万种的女性，变成审慎而有城府的成人。而她所唱的爱情故事，从少女的憧憬和心碎，变成罗曼史与失恋史，又在虚构中涉入了虐恋的折磨(《我的泪飞溅》[My Tears Ricochet])、背叛和不忠(《人时》[Style])、不正当关系以及报复(《不伦情事》[Illicit Affairs]、《狗屁义务警员》[Vigilante Shit])……

但是上面这些，于泰勒·斯威夫特这个人而言，只能算是副歌，是配线，斯威夫特主歌——这个人物故事的主线，是事业成功，是梦想和实现梦想。从一个10岁儿童一直到一位35岁女性，她始终心怀梦想，充满决心，并有一种不被扰乱自信，一种百折不挠。这种百折不挠，既包括毫不妥协的正当权利争取，更有一点都不会被扭曲的理性抗争，和对社会事务朴素的正直。她面临过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，但是她从没有含糊过，一直以毫不妥协的正当斗争予以战胜，这才是她所具有的时代精神的主旋律。

——你看，在她与大机器唱片发生看似死结的母带纠纷时，不可思议地，她对四张专辑进行了重录。并且，不可思议地，这四张重录专辑都登上了排行榜的高位。

——你看，在她面对电影界罢工和电影发行的难题时，她绕过了制片厂，直接与影院合作，使电影《泰勒·斯威夫特：时代巡回演唱会》打破常规发行。而面对巡演抢票中发生的黄牛横行乱象，她采用霹雳手段，宣布演出票作废，强力推进实名制，重塑了票务模式。

——你再看看，面对权势人物的污蔑，她公开反击，有理有据还击；面对业界名人的污名，她通过法律反诉，打赢了官司；面对性骚扰，多少女性忍气吞声，她却直言不讳说出来，成为“沉默打破者”；面对苹果公司版权使用的不合理，她把作品下线，迫使流媒体改变了歌曲分账制度。

——她还创作歌曲，把这些斗争公开地、大声地唱出来。跟名誉败坏者作战(《看看你让我做了什么》,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), 向流言蜚语和粉丝压迫力叫喊(《薰衣草的薄雾》, Laven-der Haze;《弓箭手》, The Archer), 与网暴对战、为反对性歧视发声(《你需要冷静》, You Need To Calm Down;《甩掉》, Shake It Off), 对名利场上背后捅刀子的行为说不(《不和》, Bad Blood)。

艺术家斯威夫特的成功，也是泰勒·斯威夫特自我实现的一部分。多少成功者掉入了陷阱，限于已有的成功，斯威夫特却能不断跳出来，一直前进。她强调专辑的重要性，专注于整体，审美范围不断扩展。她拥有良好的音乐品味，不断向大师学习，演唱水平不断提高。她的风格越来越多样，“从乡村天真少女，到流行公主，又到民间传说女巫”。确实，她的声音不惊天动地，她的声音特色是发音的清晰、表达的准确、优先传达个人真实，并与听众建立亲密性。社交媒体坐大，民粹主义盛行，精英不受待见，斯

威夫特此举不算是和声，但终究是最大的和谐。

她被称为“精明的女商人”“经济天才”“演艺界最伟大的战术家”；在另一方面，她被称赞“致力于帮助他人”和“鼓舞人心”。经济上的成功，当然是泰勒·斯威夫特其人的重要部分，甚至是，最重的部分。纵观她所交战的对手，她的每一次胜利，都并无思想史的意义，而是和平年代、发展主题、商业和法治社会里的日常事务。但正是在这里，有这个时代的普遍精神。在和平发展年代，矛盾和问题从意识形态领域撤退，转位和收缩于好生活、平民价值、合理社会、良好的互联网生态，以选民、市民、公民身份，在秩序、法规和道德中行动，争取公正和更大空间，将是主要议题。

在“时代巡演”的现场，泰勒·斯威夫特闪闪发光。服饰精心时尚，由顶尖时装公司定制；舞台宏大辉煌，有绝对的规模、技术和实力。她偏爱亮晶晶的东西，它们闪烁着品牌和奢华。这是金钱隐喻，也是明喻，这个时代的“意义”，的确需要数据、纪录、品牌、财富、资本赋值。以流行制造流行，以财富制造财富，赢家通吃，则是成功者的大道，也是这个富足时代的极度显现。我们看到，在这个时代人物身上，水晶、亮片、微珠、流苏、雪纺、薄纱、舞会礼服……一切都在闪烁着这个时代的光，高科技高清晰度大屏幕放大了效果。这是一场超级秀。

斯威夫特有一段著名的话：“在人生路上，总有人试图阻止你的成功，或者窃取你的成就和名誉。但是如果你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上，不受那些人的影响，总有一天你会成功。当你回过头看，你会发现自己是和爱你的人帮你达到了今天的高度。”

她是个人主义的杰出代表，在全球化发展到极致——世界还未如此对立、大部分人类呈现历史终结的假相时，斯威夫特横空出世。她做自己、爱自己，爱自己的家人、爱家人，同时也敬拜上帝。她特别专注、极其自信，有非凡野心，有时富于自律、甘于忍受痛苦和牺牲。她的个人奋斗，她的家庭团队作业，强化了她的个人主义。她面对并战胜一个个困难，显示了这个人主义的坚韧。《泰勒·斯威夫特：时代巡回演唱会》重新编排了斯威夫特歌曲，理出大线条，整体展现了斯威夫特实现个人梦想的长时期战争和故事。也许是有意识，但大概率出于无意识——电影全场采用了台上视角，将现场观众表现压低，那正是斯威夫特的个人视角；以倒计时13秒开场，13是斯威夫特的生日数字；观演场面足够壮观热烈，但全无一丝群体意象。

最后，当斯威夫特和金属流苏夹克的舞者唱完《因果报应》(Karma)：“问我这些年学到了什么/问我从这些眼泪得到了什么/问我为什么这么多的人消逝，但我还在这里/我还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……”彩屑、焰火、电火花在舞台四周腾起；体育场的点点十万观众，变成英格尔伍德的万家灯火，充塞了整个天地人间。这一点点的光，足够辉煌辽阔，却完全、仍然是，一个个个体。